

西北文學文獻

第三卷

中國西北文獻叢書



中國西北文獻叢書·第六輯

西北文獻

第三卷



目錄

苑落集

明 韓邦奇

三

浚穀集

明 趙時春

三七五

浚穀文鈔

六三九

范
洛
集

范洛集卷一

明韓邦奇撰

洪範圖解序

昔者上天式敕出書於洛大禹因書以第時箕子因時以衍義九以綱之五十以紀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燦然明備古今所謂洪範者也。有宋蔡九峰氏因律呂之變悟洛書之旨乃推數而贊之辭由占以致其用泄大

禹之神藏發箕子之妙用而範之為範總於稽疑矣大哉範乎上配周易洪纖脗合無毫髮異其為占也著皆五十用皆四十有九洛書體方而用圓圓者用三故揲以三河圖體圓而用方方者用四故揲以四奇以三乘三三為九九九八十一而六千五百六十一之數具矣偶以四乘二四為八八六十四而四千九十六之數具矣至於分卦揲歸終始皆同自然配合若天地陰陽不可少其一雖康節之經世亦別為機軸太玄潛虛之

屬安能涉其波流乎夫羲文之學見於易為箕之學見於範孔子作十翼而易以傳箕子既沒不得而傳而九峯生於二千餘年之後始紹其絕理由心得業不師傳其功懋矣當宋時五星聚奎實範成之兆其他諸儒明道立德註釋經書固漢唐以來儒者之常不得與於斯也數辭未備而蔡子卒乃又絕矣蔡峯氏補其缺辭而訓釋之其義復明然蔡有陰陽著惟奇偶而考占未備焉至於今其殆將又絕矣乎洪範傳曰象以偶為用者也有應則吉範以奇為用者也有對則凶又曰正數者天地之正氣也其吉凶也確問數者天地之間氣也其吉凶也雜此範學傳燈之秘也著之篇末以示續範之士云

正蒙拾遺序

學不足以一天人合萬物不足以言學吾讀正蒙知天人萬物本一體也混沌之初也一元之氣渾渾融融湛然清寧而萬象皆具一極中易所謂太極天之性也及

其動靜繼成之後氣化形生並育並行是天率天之性而行是之謂天道夫子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中庸所謂道並行而不相悖者也人生之初也天賦之理無偏不倚故然靜一而萬行皆備於其中書所謂降衷人之性也及其感通幾微之際形生神發隨接隨應是人率人之性而行是之謂人道子思所謂率性之謂道夫子所謂天下之達道者也萬飛戾天魚躍於淵流行上下之昭著者至於鼃鳴蟬噪蟻走蠅飛皆天道也觀觀仁

民忠君敬長明體適用之大者至於一言一動之發一事一物之處皆人道也君子之自強不息即化育之川逝如斯夫道一而已矣道也者蓋皆指其發見流行顯仁之用踐履制作彰施之功夫豈論於無聲無臭不睹不聞之際哉不有卯乎黃白耳離木之見也羽血骨肉心肝腸腎故一而離不完卯則離之極也不有核乎仁種耳木未之見也花葉枝幹根株果實缺一而木不完核則木之極也卯核者即離木之本體不離乎離木不

離乎離木而為言耳夫天地者萬物之父母萬物天地之子也子有不肖父母者乎天地萬物其始也先有生後有成其終也先消成後消生生而少少而壯矣壯而衰衰而滅矣天之開也斯昭昭之多積一萬八百年而天始成地之開也一撮土之多積一萬八而地始成山以漸而高矣海以漸而大矣若一開關地山海即若是之高且大也則是人一出乎胎也即髮委地而積拂膺堂堂七尺之軀經營幹理通達萬變矣木一

出乎核即合抱參天果實俱完矣有是理乎其消也天吾知其日削其圓地吾知其日損其方山吾知其日卑矣海吾知其日小矣但其化幾微人不之覺焉如今目前之世萬民萬物濟濟林立忽一日而盡皆沒滅亦可傷也是故造化之運消長之機方混沌即漸開開方開聞即漸混沌如團無端無一息之停長於子漸至於已開開極矣消於午漸至於亥復混沌矣自子至寅三三時而形象備自酉至亥三時而渣滓盡然則一元十

二辰混沌者六辰開闢者六辰一歲之候晝夜之道也
唐虞三代當午之正時雍風動之化其盛極矣前此以
來渾厚敦龐日進於文明後此以往洗滌乖賊日趨於
漸盡嗟夫今日是一代降於一代造化老矣孰能挽
回唐虞三代之治乎創業之君守成之賢主不過服藥
節食使少病康強爾固不能紅顏黑髮如少壯之年也
張子曰大虛無形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爾又曰知虛
空即氣則無無察乎此則先儒所謂道為太極其理則
謂之道老氏所謂無佛氏所謂空不辨而自白孟子曰
經正則庶民興君子反經而已矣凡此皆正蒙之本旨
諸註之所遺也謹為之拾

樂休園詩序

雄山仇子既家食乃作園園名樂休既而詠以詩既而
賢士大夫遊於園者和之既而和之者衆合為集而仇
子沒矣仇子之弟儀賓君森刊諸木夫樂者情之一也
無往而不在樂休者休之樂樂之一也夫樂者情之正

動以天自足於已而不累於物者也何假於園與詩哉
夫園與詩適以寄此樂言此情而已樂園不在乎是也
嗟夫情既熾而物是役世之人知樂之真者鮮矣夫苟
得是樂之真也則雖無是園與是詩亦樂也夫苟不得
是樂之真也則是園與是詩喪志而逐物憂之媒也夫
樂無往而不在者也憂不出其位者也時行則行所以
儆戒盡瘁者皆樂也時止則止所以省身勤家者皆樂
也古之賢聖所以憂勤惕勵無時豫怠者防此樂之或
喪耳夫苟既休矣謂榮名利達之所不繫遂乃軒然自
得快然自娛徜徉於山水花木詞翰之間置生事世故
於不聞此衆人之所謂樂而君子之所甚憂者也其如
真樂何哉如吾仇子則知樂之真而不役於物者也何
以言之觀仇子之家範可知矣觀仇子之家範則其所
以憂勤惕勵者可考也而所以處乎休者可考也然則
仇子之樂豈真在於園與詩哉

啓蒙意見序

夫易理數辭象而已矣理者主乎此者也數者計乎此者也辭者述乎此者也象者狀乎此者也圖書者理之與也辭之方也數之備也象之顯也是故聖人觀象以畫卦因數以命爻修辭以達義極深以窮理易以立焉自夫子稱相遠而先天之義微微之者後儒失之也夫相遠者自八而六十四者也先天者加一倍者也其本同其末異其生異其成同而漢以下莫能一而宋邵康節以自八而十六自十六而三十二自三十二而六十

四朱晦庵氏為之本圖書為之原卦畫為之明著萊為之考占變於是乎易之先後始有其序而理數辭象之功懋矣奇也魯而善忘補而習之有所得焉則識之於冊將以備溫故焉奇也愚而少達思而辨之有弗悟焉則自為之說將以就有道焉是故為之備其象盡其數增釋其辭矣理則吾未如之何也

刻關西奏議序

奏議少師大學士達慶楊公先後洹關西經略疏也弘

治中孝皇用廷臣議勅公以御史中丞督馬政嗣改撫全陝未幾授鉞總制三邊正德中以大學士謝事歸今上以大司馬兼御史大夫起復總制奏議事類三茶馬巡撫總制卷十八凡一百九十四章大抵皆籌邊策也先已板行然各為一帙侍御劉公哀而為一復刊之益期遡流遐布風斯世也以序屬奇夫國之大事在兵而邊兵為尤大邊務者在今時尤當急為處置而不可頃刻忘者也昔漢唐宋之興也當北敵之威冒頓突厥皆

一時雄桀遼金則僭號強大鄰國矣當其時君臣上下日夕講求惟和親征戰歲幣之務是故備邊之法為甚詳我國家隆興當北敵之弱元自太祖以來據有淮北世祖奄有中華承平百年諸寇皆化而與中國之人等前代當承平之時武備雖弛尚有備邊之兵元則華夷一統雖邊備亦廢矧其人驕佚怠惰服役惟漢南之民豈惟與中國之人等且中國之不若矣我高皇遣將北定中原元順奉首漢竄而大命革矣又值我文皇之英

武秉百戰之威提兵北狩窮追遠討彼以素昔屋居粟食之人一旦而處露宿茹血之地身不勝甲胄手不習干戈駭奔脫生之不暇又安敢向南發一矢哉當其弱也是故備邊之法較先代略而距今幾二百年彼之生養教訓復其故性而內地雖熙日久人不知兵性歲敵入上谷則犯我畿甸入雲中則掠我太原入上郡則環慶以北所過無遺民幾已可虞漸不可長也漢儒有言識時務者呼為俊傑公之文章著在關陝侍御公獨取是編而表章之楊先烈作國兵先真知時務之要者哉自時海內豪傑如霍衛者振奮而起宣我國家之素威挫彼屢勝之強敵為中夏千萬年之計孰非公之遺教孰非侍御公表章之功哉是編也燦若景星人所快觀奇也安能贊一辭

梁園寓稿序

山林多隱逸之士田野多廢閒之才下僚多宏碩之器此世亂之徵也載觀往古有道之時園數千里之遠農

商工賈之外無餘人間有一二則懸車之老或罪戾之夫也予讀夏臺王先生梁園寓稿輒論其世深有感焉先生晉之夏人所著有敵幕集山林樵唱克復自驗錄及斯稿敵幕集弘治中已刻之木中憲先君為之序茲夏尹高君又將刻是稿先生曾孫繼善從予遊請序之稿首先生問學該博義理淵微文章典雅詩律清新生我元之季不屑苟祿隱居中條山講學稽德若將終身焉洪武中徵拜翰林編修晉之產先生同時同德杜公徵拜為尚書壺關四賢共惟登庸焉昔箕子有言五事曰聖俊民用章國乃平康五事曰狂俊民用微國乃不寧元至正間非無鷹揚豹變之人以供壯猷熙績之用當其時上恣下慢時敗倫教晝夜頹頹教同罔功志功名者播棄而不錄志道德者珍修以自藏於是主勢日孤國脈日絕羣雄並起而天下大亂矣我太祖高皇帝以聖武之德承神天之運光復華夏垂創緒業成湯武弔伐之功致堯舜平協之治凡資以為耳目股肱之用

者彬彬濟濟景附雲從多先元之遺賢也夫天下之治忽係乎賢才之出處觀乎德古之善謀國者乾乾翼翼自周圖終崇玉鉉金鼎之愛保護而重惜之執肯為淵以敗魚為叢以敗雀哉是故漢有二傑而蕭何者秦之邑吏也韓信者楚之亡將也

順天府鄉試錄序

仰惟皇上中興起運聖學鮮熙明德峻極剋先朝之弊弘祖宗之舊而於人材一事尤加意焉嘉靖戊子當鄉試之期順天府府尹臣黎爽以考試官詣上命右庶子臣韓邦奇臣方鵬主其事而同考試官則署員外郎臣鄧尚義主事臣方一桂臣吳麟行人臣楊春芳助教臣薛儵教諭臣李憲臣李粹然訓導臣張善臣何器也祖宗之初司文衡者不惟其官惟其人耳其後乃一切皆用儒官取人之途既狹而欲收得人之效顧不難哉通者皇上用廷臣張畿內擇京官進士出身文學著聲名者每經各一人而其餘儒官遞選之視昔亦加嚴矣比

入院監試則監察御史臣丘道隆臣吳鉉先期經理而臣爽實任提調之責維時士之就試者三千五百一十七人三試之中式者百三十有五人制也事竣乃錄其姓氏及文之尤者為錄以獻臣當序諸首臣惟我皇上以非常之主龍飛特起而於文衡之司今特用以非常之選者此無他其得夫非常之才耳責望之深付託之重凡我諸執事其不自懼以求自副乎此無他其道惟公與明耳公則取之有其本而不才者不得以亂真明則照之有其具而不才者不能以亂真明非臣等所敢知也是惟孜孜於公以求自盡而免折覆之咎焉由是而求之非常之才其庶可得乎夫聖天子垂情如此諸職事戒慎如此凡以為諸士子也諸士子其亦知所自懼求以自副乎此無他以非常之事業自期待耳今觀諸士子之所陳郁郁乎慥慥乎非道莫言也究義理皆斯道之精微條事物皆斯道之殊散論政治皆斯道之顯發即是而觀之諸士子其能建非常之事業以自奮

者乎此無他行是言也勿庸違而耳惟時諸執事不負其職而有以答聖天子之休諸士子不負其言而有以慰諸職事之望矣此無他惟我聖天子非常之德覆冒如天地浸漬如江河如臣等一草一木之微孰不自盡其生生之化乎經曰元首起哉股肱喜哉又曰帝光天之下萬邦黎獻共惟帝臣其惟今休與諸職事諸士子其非常之遭際何如也其非常之榮幸何如也凡我諸職事其勗之凡我諸士子其勗之

歷官表奏序

少師大學士介溪嚴公之左史錄公歷官表奏案為巨帙而分類有七曰論建曰題奏曰辭免曰稱賀曰陳謝曰題請曰避言十卷一百六十二通奇習見公倚聖天子之倚眷晉日三接益錫十朋言則都俞位則元輔矣且見公德望敷膺天下尊而仰之肅而將之矣及得是編而讀之乃知聖天子所以倚眷公及公之大作獲知遇之隆有所自也惟古昔名臣碩輔際聖王適明者也

登名鼎彝垂光汗簡其發之也宏必其蓄之也富然考其大要惟二焉有高天下之才曰相才有高天下之度曰相度夫大臣之責萬幾攸代天下之重一身任之非才高天下何以能勝非度高天下何以能容然度在人情尤為所難辛甘燥濕欲其調劑黠闇汗濁欲其茹納非包荒之量忍巽之堅其何以濟昔有宋之命相也非才俯一世名冠一時者不得預其選自今觀之有高下之不同者非其才之不足蓋度之未恢也是編也其經綸惠亮之宏猷通權達變之妙用鳳翔豹變之文章無不畢見中間曲折調護則又見其心勞力瘁牖卷之納遇因事以就忠將順以成志有非尋常者所能測至於不知公者屢加詆誣公豈惟不之較有疏而論救者夫何古今以為難者而公獨處之易哉聞公方六歲書過目即弗忘即晚解義理在庠序者人即以公輔期之然則公之才與度蓋得之天而養之素者也書曰吉哉乃言惟服聖天子之納善也又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公

之報稱也嗚呼盛矣哉

北畿鄉試同年叙齒錄序

戊子余及矯亭方公被命主考順天鄉試明年中式諸君子以其齒錄而刻之時余已里居壬辰余復至京師諸君子請余序夫鄉試有錄矣復錄此者存厚也宋儒有言士以忠厚為本厚者萬善之基百行之首也是故厚於國者臣之忠者也厚於家者子之孝者也是錄也諸君子朋友之厚者也朋友且厚矣而況於國乎況於家乎然則諸君子為忠為孝即是錄而盡之矣忠與孝萬善百行盡之矣茲錄之刻也其益博矣乎故事余當序諸首而矯亭序諸後矯亭余戊辰同年也齒則先余五年是故進矯亭於首而余後焉亦以厚也余又以厚而為諸君子倡也諸君子其勿忘厚乎夫峭厲而訐非厚也比焉而同亦非厚也諸君子其察厚之道乎

易林推用序

五星連珠日月合璧所謂七曜齊元之法數之始也三

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一歲天運之全數也微秒不盡餘數也三百四十八一歲月運之數也三百六十者六甲相乘六甲之全數也月甲之數非造化之正而聖人兼取之者乾坤之大用也今夫端陽之日非五氣之五日也諸家之術用之必驗六甲非氣之全自古紀數必用者乾坤之用不可遺也數雖萬變不齊然實不過於三元再倍而六得全日三百六十六雖日日之所餘歷不能齊於全日無損焉聖人倚數於此矣是數也以天運為體以月運紀年以甲子紀日歲餘三時四餘益一支干起於兩上元之首三百六十年一運之始推自坎中焉直日之及千歲可坐而致矣為京氏之學者此其階也

澤州志序

子友友山王子仲和之守澤也有邦亮采文典是敦愛命儒學正郭君撰州志志成將刊之屬子序夫志紀也紀其實也是故志貴實而已矣天下類有作焉實則鮮

矣其何以徵乎是故采風者憾焉自吾朝邑言之副都御史李公以卿舉與方一統志之作也諸生輩以逸士之稱纂修者弗能正也北洛大川冒漆沮之名相去遠矣申屠思恭四賢之大節遺而不錄懷丙之瑣細胡取乎夫進士登科錄可考也川源地理之顯著者也四賢之事唐史所載甚明也一統志館閣名臣所述也如斯而已矣他何望焉故實者鮮矣是集也其足以徵乎王子論篤博雅君子也其必有以考實矣是故可以託諸

木矣

王公行實序

王公既沒於是丹徒斯宗伯為王公墓表杜鄧王選部為王公誌銘高陵呂太史為王公傳泰安胡太史為王公狀而王公歷履始末詳矣王公亢臾不羈所為皆大度事喜直言故立朝多所論列王公能面可否人人或有過枉輒被詰人以是謹避王公王公以是重得罪於人而王公蓋罵罵不戚也今觀四家之所稱述大率皆

類此可為王公行實矣

北司獄中聯句序

余既為守臣狀論徵詣京師下錦衣北司獄越二十餘日東巖以言擅並繫又二十餘日於是各出所懷相得甚懽或物感必為詩詩必聯聯止直意不求工也故雖拷掠禁錮不覺有愁苦狀余與東巖相聞已久今日則動靜飲食須臾不違語所謂造次顛沛之時於是相知始真矣東巖曰斯及也又何幸也乃得東北之朋可以世講矣顧余夷坦踈逸雖弗若東巖之沉毅淵默然昔則同年也平生則同心也今又同守坎血之需而不違明夷之道以達其變也況余之得罪不在於守臣之狀東巖之得罪不界於言擅之章天下容有詳之者其事復偶有相同矣君子以同道為朋誠若東巖之云哉夫古之人不輕於定交亦不輕於絕交惟其終之不可以輕絕故其始不輕定交於可絕之人若其本同而末異連忠孝之節觸貪殘之禁懷讒詔之奸友以義合者也

請終紀之何恤朱穆之貞孤其一言一行出入小德之中將由涓涓以成江海雖在千里勿忘歲規亦不得為鮮章之竭激友之時義大矣哉昔管華並學齊名海內夫何未幾一則象服道德為天下高士一則躬親惡逆為千古罪人一念之萌違矣又嘗見古今豪傑之士一為時所棄斥遂荒唐曠遠寄情於神仙鮑藥之間自以為迥出風塵之外而不知已落風塵之下矣此尤今日責善之切務也余與東巖其慇懃之別矣各錄其詩一通以誌意而復為前說云

陝西奏議序

侍御張公欽承天子明德巡於西嶽既年餘奏議積成巨帙吾陝藩臬諸公請刻以傳公按陝也風采凝肅威動河華庫司百執事疎息屏帽奔命趨職罔敢或後一時咸稱明作賢士大夫往往誦說今復獲見奏議焉夫言不切於時務不關於經世則雖富如相如奇如子雲徒為君子嗤吾病夫建議者泛言曼說虛談迂論檄牒

紛紛罔裨實用遂使胥吏目為通行諸司揮而弗視臆錄者執筆稱苦依准者惜紙浩歎滑稽之士摘其浮瑣之甚者以為話柄則亦何貴於言哉今觀公疏景景幾萬言中間昭功勅罰矜賞刑故佑善懲姦防微剔蠹結久滯之獄發積弊之隱是皆可示戒可用勸可底行是故延綏撫鎮之論天子為之收回成命特賜嘉納自餘諸章部院復逆僉同亦多允俞昔漢人以識時務為俊傑宋人以彈文為經世然則庫司百執事震服於公而收明作之效者有由矣是故藩臬刻而傳之奏議凡若干卷計若干通

南渠存稿序

南渠大中丞黃巖王公號也稿錄公所著也存稿錄其存者也錄其存亡者多矣矣其亡公遭天禍之變盡沉之江也公子南臺經歷君得之家鈔訪之朋舊索之公署及故吏有潛錄之者持九卷文五卷疏二卷蓋十之四五耳然已富矣昔歲公舟覆於江流數十里幾至金

山舟尚不折公扶樓柱而立水沒胷時同溺者書生公曰吾平生無逆理事今若此命也書生姑慰解之曰尚未可知公曰已若此知為江耶海耶何謂未可知舟子溺者抱鼓楫浮於江漁舟拯之舟子言公溺乃集數舟追公適潮逆湧覆舟上流衆環視援策無所出乃載薪舟下衆曰採薪者必有斧斤呼薪舟至共鑿舟底出公及書生公曰水深吾兒幼必死矣衆人鑿兒艙并出之衆請公登岸公曰尚有隸數人豈可吾父子獨生而遽

元海集

卷三

往乃命鑿艙皆出之嗚呼長江天蕩之險大風舟覆漂流數十里鑿舟而出無一溺死者異矣哉聞之傳紀古之人有蒙大難而不死者必天地鬼神有以相之天地鬼神夫豈有私於人哉必其人有大德行足以感天地動鬼神而後獲其應然必使之遭此者蓋將顯君子之善申祐命之公以為下土勸也嘗稽公之履察公之安清操峻節忠言惠政行已立朝足以武士類而範官常是變也當死生大故之時乃能從容就命不忘拯同

難之細人即此亦可以徵其所養可謂盛德君子矣豈可謂適而遭幸而脫哉若斯稿之風調則李陸諸公評品已詳而讀斯稿者亦能自得焉故獨取公之出坎陷而亨貞者詳著稿存之由且以昭德感示天應云

介一集序

雷生洵溥刻其父介一集來問序介一起家名進士拜官行人性介直固諧於時早就里居因以介一自號里居者二十餘年故得從容於詩文今卒矣洵溥二生刻之夫人子於其親之手澤雖物玩之微且珍藏之弗忍遺也況詩文乃前人精神心術之所運所以詔來裔而示後進者仁人孝子忍弗傳乎且二生者亦敏秀能詩文是又能以身傳其親之善者豈徒託之木而已哉若其詩調文格讀其集者能自得之固不俟吾言也

志樂序

昔子華有志於樂孔子扣之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奇何人也議及於斯竊有志而未能也故曰志樂云夫樂生

於心者也有是心而無所寄宜其意於言言成章為詩而猶未足以盡其意也而被之聲容是謂之樂樂無詩非樂也亦無樂也古樂之亡久矣周禮失其真樂祀遠其制去藉於諸侯之僭殘壞於秦火之焚漢儒附會於其前諸家紛紜於其後上誣天文下誣地理中誣人事配五行四時八卦四隅十二辰此通彼滯小就大遺零星破碎補湊章合取其一庶或可用會其同則見難行卒皆人為之私夫豈天然之妙於人心固已戾矣又何

暇論雅與淫古與今哉是編也一以質實為體敷施為用諧聲為止中律為的凡宮商之相應正變之相接全半之相濟陰陽之相宜如星之麗天如風之行水如織貝之經緯乎文綺雖萬象錯列而各有條理皆取諸造化之自然而不敢附之以已意期於宣人情而承詩歌耳雖不必屑屑乎考天文察地理稽人事配五行四時八卦四隅十二辰自有所符契焉考之古人制作之極用之園丘而天神降用之方澤而地示出用之宗廟而

祖考格用之朝廷而庶尹諧用之房中而宮闈睦此無他順其自然發乎人心宮商正變全半陰陽中節而已矣顧茲薄藝亦惟可以措之行事美其觀聽不失乎樂之情焉耳若夫究其功用極感通之妙探其本原繼變倫之志以承古人之絕學以備一時之制作則有子有言以俟君子云

永和孝行圖序

嘉靖乙酉苑洛子守真南聞王仁而克愛也入汾陽王見王恭而有禮也丙申苑洛子撫晉陽再入汾陽王則王愛益博禮亦至矣王之言曰貴不期驕為善最樂我宗室祿位既崇高矣乃復利民以益依勢以陵豈所以先祖訓而保邦家哉苑洛子心善之意王行既有所成德必有所本也既而世子出王孝行圖冊假觀焉苑洛子曰嗟夫此王所以恭而愛也有子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歟王克孝焉則仁不期愛而禮不期恭矣經有之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夫王孝則